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三四・子部・類書類

三才圖會一百六卷（時令卷一至人事卷二）〔明〕王圻 王思義輯

.....

一

三才圖會

〔明〕

王圻
王思義
輯

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
十五年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二〇七毫米寬二七六毫米

柚堂筆談

山東省立
圖書館藏
書箱之五

柚堂先生無他嗜好更不屑屑於章句隨意涉獵經史輒有妙悟不與世人同所著尙書釋天若干卷論者謂當與胡東樵禹貢錐指並傳其他纂述如周禮句解古文徵唐詩式卷帙甚富筮仕般陽政簡刑清一以寧靜爲理剗剗之工仍未遑也蓮亟請先以筆談四卷公世雖大鼎之一鑿然已足饜飫後生矣先會大父太史公序日知錄云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若先生之學固有不謂之通儒而不得者目所共見當不以蒙言爲阿好也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仲夏受業表弟潘蓮庚拜述

柚堂筆談序

柚堂筆談卷一

秀水 盛百二 秦川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周子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又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此是一貫註脚忠恕所以存誠之方以漸至于明通公溥也楊園先生曰顏子合下自是恭敬會子合下自是誠實故夫子爲顏會言未嘗及此若與仲弓子路樊遲子張言卽諄諄於主忠信如見賓承祭等類蓋非此無以爲立

柚堂筆談卷一

德之基今人稱顏子好提喟然一嘆稱會子好提一貫之唯豈非自供其學禪乎按如知一卽是誠何患入于禪也

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天地二字或恐轉寫誤易俾彼雲漢爲章於天章字于天爲宜不動而變于地更切也又動而世爲天下道三句以分配同軌同倫同文亦可

中庸序昭穆與序齒蔡虛齋陳紫峰云序昭穆時昭穆同則論爵爵同則論齒齒輕于爵至燕毛則分昭穆以論齒而爵不復論矣愚按二事判不相同

蓋昭穆所以別遠近親疎使支派不相渾也至燕毛則高會以下子姓但序行輩年齒不復分遠近親疏矣

心中無妓不妨目中有妓君子所以矜而不爭也治家之法其上利導之其次教誨之最下者與之爭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一日克己復禮以當下言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雖有惡人偶一言一事果合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以雜之則以此一言一事上質之聖賢下質之愚不肖無不以爲然也天下歸仁矣故曰楚靈王若

柚堂筆談卷一

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三江旣入蔡傳引庾仲初揚都賦見水經注二十令

本書傳或誤作唐仲初吳都賦又按仲初名闡晉書本傳云有揚都賦爲世所稱亦見世說水經注以爲

庾杲之非也見卷十四

康王之誥蔡傳引鄭氏說五門謂雉門在庫門外與周禮圖不同蓋從鄭司農也似宜從康成以雉門在庫門內

濟水爲禹貢四瀆之一自黃河奪流運河改築而濟瀆遂不可見矣然按之地志踪跡猶可尋焉今張

秋鎮東北有黑龍潭白龍潭其水皆出平地此濟

水伏流之所發也東南流入馬頰水即五空橋水從運河溢出

者水經注所謂馬頰口之東北流至麗家口與汶故道而非九河之馬頰

水合明宋尚書于戴村壩過汶入運河其餘波仍從戴村分洩北流經東平東阿與馬頰水合

是為大清河但舊漬入海之處其故道乃今小清

河在大清河之南而非大清河入海之處也大清

河經濟南武定二府至利津入海小清河今以章

邱東陵山之瀨水為源經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

興樂安至淄河門入海或謂濰水為小清河之上

流非也蓋以濰水大明湖水源非一出北門與濰湖在濟南城內其泉

水合水經注謂濰水北會于濟南城向北向為陂澤為大明湖今古不同

劉豫決之入小清河故至傳訛耳濰水之源即約

突泉在濟南城西南沿城北流至北水門外與大

明湖所出之水合西北流至濰口入濟清今為大或

以為濟水伏流之所出者非也曾子固齊州二堂

記甚明今山東通志有說一篇甚駁會氏非也

沂水書傳云出艾山今按發源臨朐沂山之西嶺有

南北二源南源出柞泉山北源出魚窮山皆沂山之支山

合而東南流入沂水縣境會南川水水出蒙陰縣

北之魯山逕雕崖山艾山至臨樂山受狗跑泉之

水又東流入沂故水經亦謂沂水出艾山也按鄭

氏注云鄭康成謂出沂山亦或云臨樂山水有三

源御覽作二泉今按地志則御覽是也南源所導世謂之柞泉屯水

所發屯御覽俗謂之魚窮山御覽山但東南流合

成一川又云螳螂水出魯山東南流右注沂水蓋

螳螂水即今地志所謂狗跑泉也沂水南逕蓋

縣西有蒙陰縣黃鶴山水經注所出之小沂水注作黃孤

之合流南至邳州分二支一由徐塘入運河一由

駱馬湖入海

原山在博山縣西二十里一名飴山見淮南子又魏

收志名馬耳山俗名禹王山頂有禹祠汶水出其

陽淄水出其陰淄川縣志以為岳陽山非也岳陽

山在博山縣東南三十里然要之兩山之脉皆自

萊蕪而來

為下國駿麗麗齊詩作驥按說文解字曰禮天子用

全純玉也上公用驪四玉一石也諸侯用瓚三玉

二石也伯用琫玉石相琫也此蓋用于纁旒之玉

亦猶之乎綴旒也然則綴旒當作冕旒之旒非旌

旗之旒

或綴或蹂毛氏云蹂忝孔氏云蹂踐其忝然後春上

有康芑是稷而獨云踈黍者祭以黍為主也按賈

氏齊民要術刈稌欲早稌者不刈黍欲晚皆即濕

踐之羣芳譜乘濕稌踐訖即黍而哀之黍宜曬之

令燥稌不蒸難舂米碎蒸則米堅香經夏不歇據

此則踈之法惟施於黍毛氏故事以黍言耳今法

用踈而賈氏書不及

既伯既禱伯或讀禱陸堂先生詩學云吉日詩注以

伯爲馬祖句法不順當從說文作既禱既禱蓋禱

霸聲近而誤爲伯也說文禱下注云師行所止也

禱下注云禱禱牲馬按先生之說非也說文于禱

祭也詩云既禱既禱

下不引詩而旁見禱字之下悉禱字亦傳寫之誤

爾雅明云是類是禱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安

得有異說哉

又按周禮表貉之貉司農讀禱杜子春鄭康成並

讀百音又或作伯此其所以誤也漢外戚傳類禱

厥宗應劭注亦以禱爲馬祭則相沿之失久矣

易首有伏義八卦圖有六十四卦圖有文王八卦圖

無六十四卦圖而太乙數內文王六十四卦圖存

焉按亭林先生言學以詩書執禮爲先而不欲以

象數圖書爲務恐不墮于空虛即流爲術數也楊

圖先生言理明義精則可無卜筮而知吉凶又曰

五行之說盛于秦漢文王八卦圖說當興于此時

附文王六十四卦方位次第乾雷大畜大壯小畜

大有泰需夬坎蒙解渙未濟師困訟艮小過漸旅

謙咸遯姤震益噬嗑復隨无妄屯顯鼎巽升大過

姤井蠱恒離明夷革同人既濟賁豐家人坤萃否

損歸妹中孚睽臨

夏小正正月朔則見傳云鞠星名也傳或云子夏按

自甘石以來諸書皆無此名竊疑爲杵曰星也見

且見也雜記暢曰以梅杵以梧鞠鞠古通也昏參

中則正月日踈在室壁之交而杵曰在危宿北距

赤道二十餘度則日未出之先晨見寅方矣星經

曰杵主軍糧以近車府故也然皂以灌以浴尸危

宿主祠祀而坟墓諸星屬焉故以類相從夫杵曰

二星已分見于箕虛之度又見于危者明所用不

同又按小正先言采芸傳曰爲而即繼以鞠見葦

以爲祭祀之候也又十月初昏南門見夫十月初

昏奎婁中則南門方在地下之正子安得見乎此

當存疑

左氏昭二十九年傳賦晉國以一鼓鐵以鑄刑鼎亭

林補注引王肅家語注云三十斤爲鈞鈞四爲石

石四爲鼓蓋用四百八十斤按曲禮獻米者操

量鼓疏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為鼓管子釜鼓滿則人槩之

考工記臬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

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賈氏言量金汁

入模中謂鑄作時據此則以鼓為量名亦無不可

襄公二十八年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為蛇

乘龍者是年太歲在丙辰辰為蒼龍之首次年太

歲在丁巳巳蛇也說文巳象蛇形論歲星之常度辰年當

在星紀巳年乃在元枵今以巳年之次先行于辰

年如春行夏令主氣為客氣所乘也七政之盈

縮遲疾皆其躔度之自然占家以為失行者非也

相室筆談卷一

以歷理論之則非而占家歲星一歲移一辰者亦

別自有法不可拘執也歲星一歲移一辰者亦

就大畧言實則行一辰有餘也據今法分一辰為

十萬八千秒歲星每年平行十萬九千三百零三

秒有奇於一辰外多行一千三百零三秒有奇八

十三年即超一辰授時法亦然三統法謂百四十四年

超一辰者與今不合若一行五星議詳唐書則尤治

絲而勢矣蓋治歷與占驗固屬兩途而吉凶休咎

之占又兼六物昭七年伯瑕曰六物歲時月日星辰儒者既所弗道

術家亦秘之弗可考矣然歲星雖有超辰之說而

左傳所言歲星絕無超辰之証襄公十八年丙午

歲在姬訾二十八年丙辰傳雖云淫于元枵此偶

爾行疾度所致而仍復于星紀故三十年戊午在

姬訾之口明年始及降婁昭公八年丁卯在析木

九年戊辰仍在星紀十年己巳在顓頊之墟元枵

也十一年庚午在豕韋即姬訾十三年壬申在大梁

惟三十二年辛卯亦宜在析木因傳有越得歲而

吳伐之一語杜氏遂以為在星紀耳未可遽信野分

之說諸家或且昭九年陳災神龜曰五年陳復將

封封五十二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又傳昭

八年史趙亦云陳顓頊之族歲在鶉火是以卒滅

相室筆談卷一

陳將如之按陳之後亡在哀十七年癸亥去昭九

年戊辰正五十二年歲五及鶉火若昭三十二年

辛卯已超入星紀則哀十七年當在鶉尾與史趙

神龜之言不符矣

土氣上騰而成雲遠望之為圓為片細視之如隙塵

牛毛歷歷似可數其不相和并者氣貫其中也氣

之升為陽陽得陰而解則自相和并積成一滴而

墜矣又陽之升也暴則陷入于陰為寒所包凝而

為雹雹每中空故字從雨下包多在夏月者蓋二

氣迭為表裏夏時地面為純陽則純陰之氣逼於

半空與嚴寒無異夏雲多奇峰陽升之暴也暑雨
着身沁入肌骨陰氣之降也雹特其甚者耳昭四
年春正月大雨雹夫周之正月夏之仲冬一陽方
潛于地而大雨雹焉陽之不輯可知所謂愆陽是
也藏冰以殺其陽氣則雹無自而生雖有亦不至
于如拳如斗有擊傷人物之災矣

凡物之爲所克者卽爲之用惟木克土故雲從龍龍
屬木雲屬土也金克木故風從虎虎屬金風屬木
也水之于火亦若是而已如夫婦之侶隨然故禘
竈曰火水妃也梓慎曰水火之牡也即所謂我克者爲妻財也

相室筆談卷一

九

要之水火相反而實相成夏至純陽而一陰生冬
至純陰而一陽生心爲火而交于腎腎爲水而交
于心魚屬火非水不生凡鱗介之物或能有光謂
之陰火又潤下之鹹鹹之極者反爲炎上之苦故
曰水火所以合也水陰用而陽體故坎爲中男火
陽用而陰體故離爲中女

日知錄云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云五經而唐時立
之學官則云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宋時程朱始
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
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以立按亭林謂十

相室筆談卷一

十

三經之名至明始立殊未然蓋唐所謂九經者禮
記左氏傳爲大經文多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書
公穀爲小經選舉論語爾雅孝經附于中經百官
名爲九經實十二經也太和石刻九經亦然故晁
氏石經考異序卽云十二經及蜀相母音昭裔取
唐九經本刻于成都未究而國滅但有易詩書左
氏傳周禮儀禮禮記孝經論語爾雅十經宋皇祐
中田況元補刻公穀二傳宣和中席益又刻孟
子參焉孟子于漢文時已立博士唐皮日休有請
孟子爲學科書至宋時又爲之疏遂并九經之列

正德間王梅云國朝以三傳合爲一合儀禮而
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爲六經又以孟子并經先
經今所補之經也故晁氏讀書志直云石室十三
經則其名固立于宋時也惟以三傳合爲一分太
學中庸並列爲十三經者自明代始有此說
唐太和石刻今在西安府府學中先府君重修碑
林記爲徐君尹作在唐唯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康熙
七年買中丞復補刻孟子七卷合爲十三經
灰室司書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以知財器械之數按
正義述經文作財用器械用字當補 夏官司士
卿大夫士庶子之數監本脫去一士字亦當依

正義補 弓人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
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石經作不參均量其力有三參
均均者三參謂之九和按石經不字依鄭司農所
增後鄭不從者下均者參正指上三個參均而言
不必依石經增 又大和無滯其次筋角皆有滯
而深其次有滯而疏賈氏云以上參之此謂兩其
次角無滯按其次有滯而疏當依石經作其次角
有滯而疏合上下文參之自見賈氏不知脫去角
字故疏甚支離

草人注土化之法若汜勝之術也疏云漢時農書數

相室筆談卷一

二

家汜勝爲上按藝文志汜勝之十八篇則勝之二

名也成帝時侍郎使教田三輔汜有平去二聲

元程畏齋先生江東書院講義云夫子循循善誘不

過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舍是無以爲用力之

地朱子讀書法六條總言之不越乎熟讀精思切

已體察兩條蓋熟讀精思卽博文之功而切已體

察卽約禮之事可謂要言不煩親切有味

童子佩鞶毛詩云鞶珌也鄭氏云杏也按廣韻入聲

二十九葉鞶式涉切音攝一作鞶射決張弓童子

佩之又蘇協切音變鞶鞬射具然則訓珌當音攝

訓查當音變也釋文作失涉切失式同紐切雖異
音同

昭公三年豆區釜鍾亭林補注引毛晃曰豆當爲斗

考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按此恐

非梓人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

三酬則一豆矣鄭氏云豆當爲斗者蓋以一獻一

升三酬九升合爲十升故耳劉公是七經小傳獻

計之爲四升四升爲豆若桌氏注仍云四升爲豆

初不改豆爲斗也

張公十八年以枚數闕杜氏以枚爲馬搥非也錢方

相室筆談卷一

三

高枝先生云門上之枚行列釘之又錢乳以枚數

闕倒文耳故二十一年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

迫還于門中知其枚數

定公九年王猛謂東郭書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陸氏

釋文云或作如驂之有靳非按詩小戎釋文引左

氏仍作如驂之有靳靳驂之外轡言如驂之隨服

爲有新所制欲爭先而不能靳上有字不當去也

杜注以靳爲車中馬卽服馬恐非

鴉有二種陳風毛傳云惡聲之鳥正義云一名鵙與

梟一名鵙鵙卽云爲梟爲鵙是也俗說以鴉爲土

梟非陸璣云鵝大如班鳩綠色賈誼所賦鵝鳥是

也肉美可爲羹與炙而風毛傳云鵝鵝鵝也釋本

鳥陸璣云鵝鵝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

爲巢如麻紵之刺襪或謂之襪雀又有巧婦女匠

工雀過羸桑飛諸名

校人夏祭先牧頒馬攻特頒馬卽月令之別羣也頒

與班同春秋傳有班馬之聲是也攻特司農云謂

騾之按騾騾也通鑑郭崇韜謂魏王繼岌曰大王

他日得天下卽騾馬不可乘況任宦官乎騾五代

史作騾

相室筆談卷一 三

朱子吉日傳云豕牝曰豕本毛氏及爾雅文也騶虞

傳云豕爲牡豕文未知所出若以將爲乾豆用牝

爲非何不云二歲爲豕乎竊以傳寫誤作牡耳一

發五豕甚言禽獸之多不必拘犧牲無用牝及春

田爲蒐之說 又按大司馬注鄭司農云一歲爲

豕二歲爲豕三歲爲特四歲爲肩肩同豕毛氏伐

檀傳亦云三歲爲特而七月及還皆云三歲爲豕

九河既道蔡傳前云馬頰寰宇記在棣州滴河北與

地記謂卽篤馬河也後云樂史馬頰乃以篤馬河

當之按樂史宜作歐陽忞蓋傳寫之訛王氏困學

紀聞卷十河渠考一條全錄此傳其誤亦同閭何

二公亦未料出又滴河卽今商河

爾雅何鼓謂之牽牛注云荆楚謂之擔鼓擔荷也何

荷通廣韻並有胡可切以河鼓在北牽牛在南如

担荷然自誤何爲河而牽牛河鼓并爲一星矣或

云乙巳占亦以爲河鼓亦名牽牛不知此欺人語

耳

國語黃池之會王孫雒越絕書作駱今本誤雒作確見困

學紀聞何義門云明道二年所刻國語亦作雒

詩序哀窈窕思賢才鄭氏云哀字誤當作衷謂中心

相室筆談卷一 四

怨之釋文云舊讀如字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按

諸解皆勉強不如直作愛字解之淮南子云兔走

歸窟寒蟄翔水各哀其所生高誘云寒蟄水鳥哀

愛也又按水鳥恐是水鳥

左傳哀十六年齊管修後漢書謂管仲之七世孫爲

楚陰大夫遂爲陰氏至陰識而遂繁昌按世本仲

至景子耐步一作能步凡七世皆有爵諡八世至微而

衰故管修自齊而適楚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之

相君然則管氏之世祀不獨在春秋時矣夫子稱

其仁蓋其隱德所致與

閻百詩云春秋三十六日食有誤五爲三者莊公十八年僖公十二年是有誤三爲二者文公元年是有誤十爲七者宣公八年是有誤九爲六者昭公十七年是有以後月作前月不應閏而閏先時者隱公三年桓公三年十七年莊公二十五年三十年是有以前月作後月應閏而不閏後時者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五年定公十二年至僖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蓋史失其官閏餘乖次從古未有過于春秋之世則難

相室筆談卷一

五

信亦未有過春秋之書者也又曰衛朴推春秋日食得三十五獨莊公十八年三月不入食法不知法推是歲五月壬子朔申時日食元史郭守敬曰蓋誤五爲三是也按百詩先生長于推步其所用蓋今法也昔庚辰在都下宮贊錢辛楣先生謂推春秋必用三統法始合惜當時未及以潛邱說質之筆于此以俟異日

聖人自言述而不作如克己復禮爲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皆古有是語故亦雜見于左氏傳又穆姜之釋隨義與文言同亦猶是也春秋之

時先王之教澤猶有存者列國大夫名卿學士猶沾沾以學爲務如劉康公胥臣叔向子產子太叔孟獻子師曠輩各理精言有非漢唐以後諸儒所可及者至戰國而其風蕩然矣蓋春秋之末其端已兆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知周之將亂原氏之將亡不有孔子集其大成則天下後世不復知有學矣胥臣諸人不能如孔子之身體完備而已胡致堂乃謂左氏但聞闕里緒言每引之而輒有更易則是聖人言必已出不許他人一知半解夫學公器也惟聖人能盡之非聖人能私之也胡氏之

相室筆談卷一

五

見吾見其皆一腔私意而已且左氏亦但就舊史爲之次叙潤色其疑者聖人猶闕之豈如令之傳

爲小說之空中結撰乎

史記雖有之史之吏當依漢書作史如掾史之誤爲是也史記雖有之史之吏當依漢書作史如掾史之誤爲是也史記雖有之史之吏當依漢書作史如掾史之誤爲是也

爲史記也
魯馬食不過稂莠韋昭注云莠似稷而無實按莠

或以孫爲稷以音相近而訛耳孫與莠寧相似乎
孫黍之不黏者亦曰稷亦曰麴北人讀如梅字下從黍

又說文廣韻玉篇三字互釋知一物矣明上海徐

公光啓辨之甚明而韋昭之注尤直捷特拈出之

又爾雅釋文云衆家釋衆皆爲粟知稷卽粟也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本義謂地上當有天子然兩

漢書所引皆無天字前漢藝文志後漢荀爽傳蓋五地之物生

各有其宜者矣

或曰濂溪太極圖有謂穆參軍之所傳本之陳希夷

又謂華山舊有石刻圖濂溪乃倒用之又謂本之

和生畫說卷一

子

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或則謂周子默契道體不由

師承將何從而可曰無不可也圖一而已傳述各

異蓋此圖淪没于二氏濂溪從而拯出之卽所謂

不由師承默契道體矣由太極而兩儀而五行而

萬物此降本流未造化生生自然之序乃養生家

則倒用之濂溪未嘗倒也石刻者名曰無極圖究

歸于虛濂溪名之曰太極圖處處是實理此正儒

與道之別凡聖人之書往往爲旁門之所托如河

圖洛書算家及堪輿選擇壬遁太乙皆宗之聖人

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以及知崇禮卑易中諸語修

煉者奉爲丹訣又以大學正心章爲火候節度其
何傷于日月乎愈見其道之大耳

日程子生平未嘗以圖說示人有疑其僞托者信

歟曰圖說舊附于通書之後始出于程門侯師聖

傳荆門高元舉朱子發武當祁寬親得于高又得

于朱又得于尹和靖鑿鑿有據且程子易序全本

圖說有目所共覩也南軒故云程子雖不言圖說

而其說皆本之

曰朱子謂易之至極此圖盡之然易以兩儀生八

卦此以兩儀生五行五行易之所未有也母乃其

柚堂筆談卷一

本

鑿枘歟曰理是一理法是活法由太極而兩儀而

四象而八卦八八六十四卦此易先天之法也一

生三三而九九而八十一此三統九疇及太元之

法也卦之德方故八八六十四著之德圓故七七

四十九周易言四象周子又言五行膠柱而調處

處皆礙矣總之通其源者自能變化無窮

曰朱子謂老子以有無爲二周子以有無爲一故

無極太極不可分兩截是則然矣然有無猶黑白

也謂白卽黑似不足以折老氏之口而服其心曰

此莫妙于游九言之說矣其言曰人生肖天地試

即人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
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但靈
源不昧下當益以萬物皆備四字

曰朱子云未動以先即爲陰然則何以先言動而
生陽不先言靜而生陰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固
不可以次第言然天下之物皆先陽而後陰如開
闢之初先有天次有地人生之始必男精先施而
後女血聚焉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即通書所言剛柔善惡中
之五者或謂上四是氣質之性中乃其正性是歟

柏堂筆談卷一

本

曰五行既各一其性人之所稟又有有餘不足是
就荀五者之不同勢使然也正如人之五臟罕有
得其平者五性亦猶是矣不特剛柔善惡是氣質
即中亦是氣質得其中和蓋即洪範之高明沉潛
與勿發復友平康正直之謂也

曰或謂周子主靜之說本於老子信乎曰周子所
謂靜即仁者靜之靜孔安國注云無欲故靜樂記
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是有
欲則不靜矣其說固非周子所創樂記之文又與
老子謂老子之語同蓋不必同亦不必不同禮失

固不妨求之野今本未嘗失也

曰主靜之說程子易之以主敬恐其遁於虛無也
然則圖說有未盡歟曰定之以中正仁義非敬而
何周子詳密程子簡括

周子圖說 性理精義已闡發無遺矣今更欲廣
爲發明未免疊床架屋然則何必多言哉乙酉六
月在歷下客猶有紉繹前人吐餘以相難者聊用
以答之如右

伯牛有疾注禮疾者居北牖下與喪大記同而公羊
傳定元年何休注作北牖釋文云或作牖按室有

柏堂筆談卷一

三

北牖不見經典惟屋社則北牖當作牖爲是金在
山先生亦云

子路宿于石門何晏解曰魯城外門皇甫謐高士傳
曰石門守魯人隱姓名爲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
闕氏四書釋地引太平寰宇記以爲魯城七門次
南第二門爲石門孔東塘云曲阜東北石門山即
少陵題張氏隱居及劉九法曹鄭瑕邱石門宴集
是也太白有石門送杜甫二詩今有張氏莊傳爲
張叔明舊居因山名地因地名山未知孰是

五經旁訓不知始于何時余見舊本有萬歷乙未山

東巡撫鄭公璧重刻五經旁訓序與今本稍不同大畧相似則由來久矣張氏雲章云元休寧朱允升名從游陳櫟黃澤之門至正中鄉進士授池州學正江南北學者多從之問業稱楓林先生明太祖兵下徽州召見辭歸後連歲被徵官翰林侍講學士所居梅花初月樓太祖以御書賜之諸經皆有旁注允升嘗曰旁注之作知其麓者以爲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爲研精造道之要法按此則旁訓之濫觴或卽朱氏矣

男女大倫也周禮仲春之月奔者不禁鄭氏謂重天

相室金匱卷一

三

時權許之可乎會謂鄭氏而出此言乎內則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夫妻不可苟合妾獨可以苟合乎是教天下以亂矣蓋奔者非淫奔之謂也六禮不備則謂之奔禮不備則不親迎矣男不下女女自來就此之謂奔猶之男女年不相當而配者謂之野合也標梅之詩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毛傳曰不待聘禮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鄭箋曰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孔穎達曰謂之者以言謂女而取

相室金匱卷一

三

之不待備禮內則鄭氏注曰奔則爲妾妾之爲言接也聞彼之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於君子也此可以釋奔字之義矣且奔者雖不禁仍令媒氏主之尚可謂之私奔乎又按古者女嫁最重及時不及時者禮之變也大約二十必嫁矣曾子問曰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婿之父母死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也鄭氏注曰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也然則仲春奔者不禁有深意矣鄭氏于此不詳注者謂已散見於毛詩曲禮不煩稱也東邱之安奔孟氏而生懿子及南宮敬叔若其爲淫奔寧賢如僖子而受懿子德州梁君志南謂會男女之會讀會計之會亦通

從來解北極者其失有四一論語爾雅疏以北斗爲北極也蓋天星以斗名者三南極小斗不在中北斗七星斗斛之斗五星斗牛之斗六星以七星在三者之中最近北故謂之北斗猶之乎南極老人之非南極也一朱子北辰辨以帝座爲北極也天星以帝座名者四在紫微垣者五帝內座在太